

西狭颂

□ 庞彩芹

今年五一前夕，游览了位于甘肃陇南成县境内的西狭颂风景区。这是我第二次进入西狭了。西狭，是一幅巨型青绿山水画，走进来，曲径通幽，渐臻佳境，这画卷就会徐徐展开，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石，一峰一水都是纯天然、原生态的，少有人工造作堆砌的痕迹。西狭之美不仅美在天然，更在于这种美是不对称的、不规则的，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千变万化的，是四季不同的。

西狭又称鱼窍峡，有自己自成一体的穿门窍道。

初入峡谷，峰立两面，一线开天，有瀑布先声夺人，涌入你双耳。寻声找去，原来在右边峻峭陡峭的山崖上悬挂着一帘瀑布，深深地扎在石隙里，像龙头一样向外狂吐水花。当水流走投无路时，它就一跃而下，义无反顾地纵身坠崖，形成壮观的、声势浩大的倒立着的河流。水花四溅，映着阳光，宛如珍珠，赛过银丝，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它喷珠吐玉，打湿了你的衣衫，一缕缕凉爽的气息令人顿感浑身舒爽。飞溅的水珠水流，被地面悉数接收，汇聚成一湾清潭。清风徐来，碧波荡漾，养眼养心。向左拐去，有玉带桥连接两岸，缓步过桥，在左侧窄窄的栈道上穿行没多久，就到了躬身崖。一帘瀑布潇洒地直下，当你躬身从崖底穿过时，的确有一种掀开珠帘登堂入室之感。

躬身崖也算鱼窍峡的一窍吧！为了站直，必先躬身，或者说躬身是为了站直。躬身，也有放低姿态、放下身段，对别人，特别是面对能人、高人时保持谦虚态度之意。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人要虚心地向别人请教，也要向天地万物学习，谦受益，满招损。躬身崖，也让我想起了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躬身的虾，据说母虾在赴油锅之后，为了护住身体里面的卵，迅速躬起自己的身体，哪怕顶

刻间被油煎油炸。这让我想到了母亲的伟大之处，母爱最值得称道之处即在于她们为了养护儿女展现出来的无私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富有哲理的躬身崖，耐品耐读的生态活教材，驻足观赏之余，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鱼窍峡，峭壁折叠对峙，石崖如墨泼青染，峡谷一线清流终年弄湍，浪花飞溅，水势随乱石变幻无穷，形成了瀑、湍、池、潭为一体的特色风景。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或者一握、一泓、一滩、一面，平铺着，清澈见底，阳光直视无碍，像镜子，映现出花草树木和山崖的倒影，当然也有你走过路过的情影；或者是小溪，在崖底谷边蜿蜒曲折，一路淙淙奔跑，遇石绕开，自寻出路。水流银亮的爪子到处伸展开去，除了与清新的空气为伴为伍，略显清幽孤单之外，倒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多像一位游吟诗人啊！银练一样的响水河时宽时窄，穿行在西狭腹地，一路或高歌猛进，或低吟浅唱，宛如古典音乐陪伴着游人，平添了几分游兴。

有水，山就有了灵性，瞬间灵动了起来，仿佛佛人的双目；有山，水就有了依托，有了归宿。人行走于山水之间，自会卸下喧嚣凡尘和疲惫之气，拥抱自然，放飞心灵，顿时感到精神境界超脱了、升华了。

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有峡中巨石！西狭的石头众多而且体形庞大。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将往何处去，有的如马放南山，有的如犀牛望月，像大象饮水、像茅屋一座，像货轮启航，像巨人拳头……乱石穿空，随处堆放。

西狭山崖陡峭、高耸入云，颇具骨感、质感。它们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是叠加，是重叠。有的两面山峰像折扇错肩而立，以致于遮挡住了后面的风景，让人费心思去猜。有的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高低错落，参差不齐，连绵不断，起伏波动着粗粝的线条；有的像爷爷手托孙儿，俯仰生姿……它们置身于喧

嚣尘世的背面，环抱着这一方天地和净土。山上，则长满花草树木，它们是清风、阳光和鸟儿们的天堂。有时一片云影驻足，便与树木一起撑起了一把巨伞，为游人遮凉。人们行走其中，呼吸着新鲜空气，无不感到欣欣然，不禁赞叹道：好一座美丽的天然氧吧！

一路行来，时有马兰花闪现眼前，或者三五朵，或者一簇一簇，蓝格莹莹的，张开绸缎般闪烁着光泽的紫色花瓣，在清风吹拂中起舞弄影，笑对游人。也有木棉一样的花树隔岸而立，万绿丛中一点红，煞是夺目，令人精神为之振奋。

西狭的山、水、石、树，皆成风景；亭、桥、廊、榭，相映成趣。不论你是穿桥越廊，还是逗留于亭台楼阁，你都已置身于山水画中。移步换景也好，散点透视也罢，你已成为一棵树，一泓水，一片瀑，一方石……沐浴在清风雨露之中，飘飘欲仙。

西狭之美，还美在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佳山水一路展现真意境，借友人指点江山游兴渐渐浓。

闻名遐迩，穿越千年的艺术瑰宝——《西狭颂》摩崖石刻就位于天井山峡谷中。刻于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由当时“从史位”的下辨道(今成县)人仇靖撰文并书丹。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穿越千年时空，藏于深山人未识，直至北宋，才引起世人瞩目。仿佛空谷幽兰，历久弥新。在此峡谷中，还有汉代歌功碑及宋、明、清、民国摩崖石刻20多处，形成了以《西狭颂》为核心的摩崖石刻群。《西狭颂》与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略阳的《郾阁颂》并称为书法“汉三颂”，现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西狭颂》摩崖石刻可谓不朽之遗存。宛如一首绝句，又像云外之清响，将一页页历史，刻影于石壁之上，是西狭颂风景区一颗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石门颂》《郾阁颂》已经位移，搬迁往他处，唯独《西狭颂》依然坚守最初的位置，是一段凝固了的华彩乐章，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唐人绝句，是一阙雕刻于石壁之上的宋词，是飞舞于山水之间的丝绸，是书法的标杆，是历史的绝唱，是我的向往与仰望！从它被世人发现之日起，人们络绎不绝，怀着崇敬、热爱、学习的赤诚之心前来一探真容，就连外国友人、学者都被吸引来。他们驻足观赏，研究探讨，写下了众多论文与专著。

古老的《西狭颂》摩崖石刻，抖落岁月的风霜，以崭新的姿态，进入了越来越多人们的灵心慧目之中，焕发出新的容颜与勃勃生机。

雨落盛夏

□ 玄水居士

“好雨知时节”。杜甫笔下的雨是润物细无声的，很及时。而盛夏的这场雨同样及时，却是迅猛的，酣畅淋漓的。

早晨醒来，听到窗外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我想是下雨了。穿好衣服，拉开窗帘一看，果然下着大雨，并且看样子已经下了好一阵了。

雨下得很大，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从高空倾泻下来，整个天地都笼罩在茫茫的迷雾之中。

远远望去，山全都看不清了，朦朦胧胧的，只见一片青黛的影子。再远一点的山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全被茫茫的大雨所遮蔽，只有成片的连绵的云雾在浮荡。整个天空都布满了一层厚雾。灰白色的水云，重重地悬在头顶，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跟青山融为一体。纵然使劲睁大双眼，也根本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山了。

眼前的房屋，树木，大地，全都浸润在密密麻麻的雨点中。雨点落在树叶上，尘土没了，一片片叶子青青锃亮；落在房顶上，瓦片润了，一沟沟檐水汩汩流淌；打在大地上，热浪散了，一只只夏虫放声歌唱。

豆大的雨点接连不断地重重拍打着地面，溅起层层水花，如烟，似云。

看雨是一场宣泄，听雨是一种心境。你听！噼里啪啦，哗啦哗啦，乒乒乓乓……雨点落在哪

里，哪里便发出一种声音。千万种高高低低的音调搭配在一起，这情景完全赛过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突然，雨下得更大更猛烈了。雨点就像疯了似的不停地砸击着地面，顿时白雾四起，水泡如沸。看向空中，雨点已连成了雨线，从地面一直拉向高空，看不到尽头。雨点打在房顶上啪啪作响，就像在用石子砸，似乎马上就要被打穿。我感到一阵心惊。屋檐的水柱也越来越粗，水管一般，如灌，如倒。不一会儿，地面就水流成河。

我望着这肆无忌惮的雨水，不禁紧张起来，但同时也感到了炎夏少有的畅快！

不一会儿，雨小了，比刚开始的那阵还要小。雨点已经变得清晰可数了。眼前的一切又都明朗起来，一抬头，云层也变得稀薄，我的心也跟着恢复了平静。

大约又过了半小时，雨基本停了。我不由自主地向屋外走去。雨后的空气真是清新，凉快！平日里那些无休止的闷热和烦躁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偶有两三点清凉的雨滴落在我的手背上，脸上，一种无可言说的快感瞬间涌来，在全身游走。凉风吹起衣襟，更觉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炎炎夏日，邂逅一场及时大雨，真是一桩幸事。

竹实 — 第1952期 —

可以忽略的远山

□ 葛峡峰

山村谣

乡村里蜂巢整洁
菜花开放
一条水泥路干干净净
正好清白地步入故乡
肖家沟四面环山，一山绿野草
一山赭红色的岩石充当一面
一山麦子抽穗
一山蚕豆吐香
一汪绿水芦苇拔节
今年雨水多，适合植物生长
垂钓的人把脸埋在天空
湿润的倒影里
故人脸色平静，小亭内
就着酒，品读初伏的阳光

时间书

时间总把幸福挂在秒针上
短暂，易逝
总把平庸寄于分针
麻木，浑然不觉
总把疼痛和未来
毫无征兆地拖入黑夜
人生是一场无尽的跋涉
齿轮啮肉体和青春
麦芒和松针不知疲倦地生长
只有一穗麦子一束稻谷
阅读阳光的清白和良心
只有一个人的胸怀
拥有大海汹涌的波涛

泛舟冶海

再不泛舟江海
我身体里的火焰
会一点点化作灰烬

突突突的马达声，提醒我
现在，不是北宋
我和苏东坡的亲妹妹
参禅的佛印一起
泛舟冶海

远处的白石山再高一些
就会有神仙
在云雾里修炼成正果
南岸的花崖山更艳一些
就会为“花庐”里的蜂农
采摘更多的甜蜜

友人从遥远的北方，大海的故乡
携带画笔和良心
行囊里只有流水，清风，和一盏灯

泛舟冶海上
波浪抚琴
天上云马轻盈
而庙花山坡上，一只负重的马
气喘吁吁，仍在人间前行

洮州辞

春天错过了花期
夏日又是连绵阴雨
东鸣山水草丰茂
泉水丰腴了清澈的梦想
西风山葱茏
云杉和白杨有青春的情欲
庭院湿漉漉的
珍藏阳光的牡丹
依旧有华丽的一生
洮州是黄土和洮水的故乡
在悲凉的日子
也有人从冰凉的节气里
捞起“花儿”的芬芳

途中

风替我们擦拭天空，云朵
翻阅祝福的经书
还替我们陪伴白塔
替万物诵经
青草细声低语
拥有柔弱的博大

野蜂强硕，向花丛求爱
可以忽略的远山和一群蚂蚁
不曾被风吹远
兀自生活在各自的王国里

黑措小镇

三十年前
消逝的白杨树和幽暗的街道上
晃动的白刀子
交给了秋风，失去了锋芒
专供甘南的啤酒
像火焰燃烧着青春
一位诗人失足于桥下
一位大个子校友在车祸中死去
一幢三层的楼里灯光通明
一群诗人朗诵着海子的《面朝大海》
那时腾志街泥泞，桑多河清澈
母马打着响鼻，一匹马驹浑身发亮
大片马莲花绽放的山坡
是草原学和爱情的天堂
通天山三千五百米或更高的地方
是云杉，是杜鹃花叙述的植物志
我偏爱白雪的幽静和清凉
黑措小镇，记忆里，鹰守候着空旷
牦牛角顶着月亮
有人劈柴，有人汲水，挤奶
有人以额头结痂，随山水诵经
岁月逼迫着我们
要交出岁月的丰饶和旧爱

从警辞

努力要在亮色里
甄别一些黑
在黑夜，过滤一些杂质
在文字里抽丝剥茧
推敲动机，轨迹，罪，与非罪
在脚印里寻找蛛丝，和马迹

如果大地是一方砚台
我们无法在洁白的纸上，挥毫泼墨
草就灵动和飘逸
我们无法在坚硬的石碑上
刻下豪言和春秋
我们无法像大师们
在曲水流觞的竹林里
写下友谊和生活的兰亭序

我们只把方正的楷体写进履历
红，警灯闪烁
快，利剑出鞘
忧，雾霾迷茫
喜，使命完成
悲，战友隐疾
泣，亲人离去

我们在黑夜里不迷茫
我们在邪恶面前不低头
我们在人群之中不卑微
我们在红尘中不逐流
我们知道天空
公正和正义的博大
我们耕耘的肩头
却扛不住脆弱者的泪水
和亲人两鬓暗染的雪花

草声低语

所有磅礴的事物
有浅浅的呼吸
柔弱的力量

例如草，卑微地活着
墙角，坟头，沙砾，瓦缝
活着，就是春天的信使

活着，平凡的没有人记起
被锄，被刈，还有野火是除草的同盟
被歌唱，被诅咒，但比敌人更有勇气活着

我歌唱草，比山更高
比石头更硬
绝望的沙漠里有草
和草的子孙，叫希望

青草是星星的伴侣

□ 吕敏讷

山区的油菜花在七月开着，远远地看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在梦里，或者走错了季节，误闯了某个藏起来的区域。又怀疑有人在麦田间刷了黄油彩。凑近，想去采访那些黄花，请谈谈您是用什么方式把春天藏在夏天的呢？油菜花像村姑，笑而不答。油菜花才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秘密呢。如果大家都抱着这种从众心理，模仿油菜花，山野岂不是糟透了。把春天藏在夏天，藏一点点还可以，藏得多了，肯定藏不住。

草地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黄花，我淋着雨，忘情地在草地上追逐，贪婪地拍照，摄像，想把这个草地上的黄花全部带走。返回时，才发现好多黄花瓣跟着我的脚上了车。我看看脚，想起了一句话，紫罗兰把香气留在了踩它的脚跟上，这就是宽恕。

青草和黄花的胸怀太宽阔了。于是又想采访一下黄花，您是怎么做到微笑对那些在您头部脸部踩踏的脚呢？黄花眨着眼，依然微笑着。不说一个字。

石头的位置

石头在草里卧着，它们是睡着了吗？安安稳稳，一言不发。腹部埋在深草里，背部裸露着，体积巨大，肤色暗黄。

人都专注于草地和远山的美景，没人关注草从里随处可见的这种石头，肤色暗沉，身形笨拙。讲解的老师指着草从说，大家看看，这些石头是黄蜡石，这一带盛产这种石头。这时，人们转身回头，打量的目光全部聚焦在石头上，那些裸露的石头，刚才还在沉睡，这会儿也许已经醒来，大概害羞了吧。它们习惯于旷野的安静，不太习惯于人群的注视。

石头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快乐。我心里想。

这些石头如果被放在石头馆，命运将发生改变，首先面临各种切割，各种打磨，接受改造，然后变得珠光宝气，但是它们还会快乐吗？

我拍拍这些幸运的石头，溅起一些雨水，好似石头发出声音。

采访花